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三十二卷 黃秀才傲靈玉馬墜

淨几明窗不染塵，圖書鎮日與相親。偶然談及風流事，多少風流誤了人。

話說唐乾符年間，揚州有一秀士，姓黃名損，字益之，年方二□一歲，生得丰資韶秀，一表人才，兼之學富五車，才傾八斗，同輩之中，推為才子。原是閥閱名門，因父母早喪，家道零落。父親手裡遺下一件寶貝，是一塊羊脂白玉雕成個馬兒，喚做玉馬墜，色澤溫潤，鏤刻精工。雖然是小小東西，等閒也沒有第二件勝得他的。黃損秀才自幼愛惜，佩帶在身，不曾頃刻之離。偶一日閑遊市中，遇著一個老叟，生得怎生模樣？

頭帶箬葉冠，身穿百衲襖，腰繫黃絲絛，手執逍遙扇。童顏鶴髮，碧眼方瞳。不是蓬萊仙長，也須學道高人。

那老者看著黃生，微微而笑。黃生見其儀容古雅，竦然起敬，邀至茶坊獻茶敘話。那老者所談，無非是理學名言，玄門妙諦，黃生不覺嘆服。正當語酣之際，黃生偶然舉袂，老者看見了那玉馬墜兒，道：「願借一觀。」黃生即時解下，雙手獻與老者。老者看了又看，嘖嘖嘆賞，問道：「此墜價值幾何？老漢意欲奉價相求，未審郎君允否？」黃生答道：「此乃家下祖遺之物，老翁若心愛，便當相贈，何論價乎？」老者道：「既蒙郎君慷慨不吝，老漢何敢固辭。老漢他日亦有所報。」遂將此墜懸掛在黃絲絛上，揮手而別，其去如飛。生愕然驚怪，想道：「此老定是異人，恨不曾問其姓名也。」這段且擱過不題。

卻說荊襄節度使劉守道，平昔慕黃生才名，差官持手書一封，白金彩幣，聘為幕賓。如何叫做幕賓？但凡幕府軍民事冗，要人商議，況一應章奏及書札，亦須要個代筆，必得才智兼全之士，方稱其職，厚其禮幣，奉為上賓，所以謂之幕賓，又謂之書記。有官職者，則謂之記室參軍。黃損秀才正當窮困無聊之際，卻聞得劉節使有此美意，遂欣然許之，先寫了回書，打發來人，約定了日期，自到荊州謁見。差官去了，黃生收拾衣裝，別過親友，一路搭船。

行至江州，忽見巨舟泊岸，篷窗雅潔，朱欄油幕，甚是整齊，黃生想道：「我若趁得此船，何愁江中波浪之險乎。」適有一水手上岸沽酒，黃生尾其後面問之：「此舟從何而來？今往何處？」水手答道：「徽人姓韓，今往蜀中做客。」黃生道：「此去蜀中，必從荊江而過，小生正欲往彼，未審可容附舟否？」

水手道：「船頗寬大，那爭趁你一人。只是主人家眷在上，未知他意允否若何？」黃生取出青蚨三百，奉為酒資，求其代言。

水手道：「官人但少停於此，待我稟過主人，方敢相請。」須臾，水手沽酒回來，黃生復囑其善言方便，水手應允。不一時，見船上以手相招，黃生即登舟相問，水手道：「主人最重斯文，說是個單身秀士，並不推拒，但前艙貨物充滿，只可於艙頭存坐，夜間在後火艙歇宿。主人家眷在於中艙，切須謹慎，勿取其怪。」遂引黃生見了主人韓翁。言談之間，甚相器重。是夜，黃生在後火艙中坐了一回，方欲解衣就寢，忽聞箏聲淒婉，其聲自中艙而出。黃生披衣起坐，側耳聽之：乍雄乍細，若沉若浮或如雁語長空，或如鷓鴣曠野，或如清泉赴壑，或如亂雨灑窗。漢宮初奏《明妃曲》，唐家新譜《雨淋鈴》。

唐時第一瑟琶手是康昆侖，第一箏手是郝善素。揚州妓女薛瓊獨得郝善素指法，瓊瓊與黃生最相契厚。僖宗皇帝妙選天下知音女子，入宮供奉，揚州刺史以瓊瓊應選。黃生思之不置，遂不忍復聽彈箏。今日所聞箏聲，宛似薛瓊瓊所彈。黃生暗暗稱奇。時夜深人靜，舟中俱已睡熟。黃生推篷而起，悄然從窗隙中窺之，見艙中一幼女年未及笄，身穿杏紅輕綃，雲鬢半鞦，嬌艷非常。燃蘭膏，焚鳳腦，纖手如玉，撫箏而彈。須臾曲罷，蘭銷篆滅，杳無所聞矣。那時黃生神魂俱蕩，如逢神女仙妃，薛瓊瓊輩又不足道也。在艙中展轉不寐，吟成小詞一首。詞云：

生平無所願，願作樂中箏。得近佳人纖手子，研羅裙上放嬌聲。便死也為榮。

一夜無眠，巴到天明起坐，便取花箋一幅，楷寫前詞，後題「維揚黃損」四字，疊成方勝，藏於懷袖。梳洗已畢，頻頻向中艙觀望，絕無動靜。少頃，韓翁到後艙答拜，就拉往前艙獻茶。黃生身對老翁，心懷幼女，自覺應對失次，心中慚悚，而韓翁殊不知也。忽聞中艙金盆響聲，生意此女合並盥漱，急急起身，從船舷而過，偷眼窺覷窗櫺，不甚分明，而香氣芬馥，撲於鼻端。生之魂已迷，而骨已軟矣，急於袖中取出花箋小詞，從窗隙中投入。誠恐舟人旁睞，移步遠遠而立。兩隻眼覷定窗櫺，真個是目不轉睛。

卻說中艙那女子梳妝盥手剛畢，忽聞窗間簌簌之響，取而觀之，解開方勝，乃是小詞一首。讀罷，讚嘆不已，仍摺做方勝，藏於裙帶上錦囊之中。明明曉得趁船那秀才夜來聞箏而作，情詞俱絕，心中□分欣慕。但內才如此，不知外才何如？遂啟半窗，舒頭外望，見生凝然獨立，如有所思。麟鳳之姿，皎皎絕塵，雖潘安、衛玠，無以過也。心下想道：「我生長賈家，恥為販夫販婦，若與此生得偕伉儷，豈非至願。」

本欲再看一時，為舟中耳目甚近，只得掩窗。黃生亦退於艙後，然思慕之念益切。時舟尚停泊未開，黃生假推上岸，屢從窗邊往來。女聞窗外履聲，亦必啟窗露面，四目相視，未免彼此送情，只是不能接語。正是：

彼此滿懷心腹事，大家都在不言中。

到午後，韓翁有鄰舟相識，拉上岸於酒家相款。舟人俱整理篷楫，為明早開船之計。黃生注目窗櫺，適此女推窗外望，見生忽然退步，若含羞欲避者。少頃復以手招生，生喜出望外，移步近窗。女乃倚窗細語道：「夜勿先寢，妾有一言。」

黃生再欲叩之，女已掩窗而去矣。黃生大喜欲狂，恨不能一拳打落日頭，把孫行者的瞌睡蟲，遍派滿船之人，等他呼呼睡去，獨留他男女二人，敘一個心滿意足。正是：

無情不恨良宵短，有約偏嫌此日長。

至夜韓翁扶醉而歸，到船即睡，捱至更深，舟子俱已安息，微聞隔壁彈指三聲。黃生急整冠起視。時星月微明，輕風徐拂，女已開半戶，向外而立。黃生即於船舷上作揖，女子艙中答禮。生便欲跨足下艙，女不許，向生道：「慕君之才，本欲與君吐露心腹，幸勿相逼。」黃生亦不敢造次，乃轉身坐於窗口。女問生道：「君何方人氏？有妻室否？」黃生答道：「維揚秀才，家貧未娶。」女道：「妾之母裴姓，亦維揚人也。」

吾父雖徽籍，浮家蜀中，向到維揚，聘吾母為側室，止生妾一人。□二歲吾母見背，今三年喪畢，吾父移妾歸蜀耳。」黃生道：「既如此，則我與小娘子同鄉故舊，安得無情乎？幸述芳名，當銘胸臆。」女道：「妾小字玉娥，幼時吾母教以讀書識字，頗通文墨。昨承示佳詞，逸思新美，君真天下有心人。願得為伯鸞婦，效孟光舉案齊眉，妾願足矣。」黃生道：「小娘子既有此心，我豈木石之比，誓當竭力圖之。若不如願，當終身不娶，以報高情。」女道：「慕君才調，不羞自媒，異日富貴，勿令妾有白頭之嘆。」黃生道：「卿家雅意，陽侯、河伯實聞此言，如有負心，天地不宥。但小娘子乃尊翁之愛女，小生逆旅貧儒，即使通媒尊翁，未必肯從。異日舟去人離，相會不知何日？不識小娘子有何奇策，使小生得遂盟言？」女道：「夜話已久，嚴父酒且醒矣，難以盡言。此後三月，必到涪州。」

□月初三日，乃水神生日，吾父每出入，必往祭賽，舟人盡行。君以是日能到舟次一會，當為決終身之策。幸勿負約，使妾望穿兩眸也。」黃生道：「既蒙良約，敢不趨赴。」言畢，舒手欲握女臂，忽聞韓翁酒醒呼茶，女急掩窗。黃生逡巡就寢，忽忽如有所失。

從此合眼便見此女，頃刻不能忘情。此女亦不復啟窗見生矣。舟行月餘，方抵荊江。正值上水順風，舟人欲趕程途，催生登岸。生雖徘徊不忍，難以推托。將酒錢贈了舟子，別過韓翁，取包裹上岸，復佇立凝視中艙，淒然欲淚。女亦微啟窗櫺，停眸相送。俄頃之間，揚帆而去，迅速如飛。黃生盼望良久，不見了船，不覺墮淚。旁人問其緣故，黃生哽咽不能答一語。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黃生呆立江岸，直至天晚，只得就店安歇。次早問了守帥府前，投了名刺，劉公欣然接納，敘起敬慕之意，隨即開筵相待。黃生於席間，思念玉娥，食不下咽。劉公見其精神恍惚，疑有心事，再三問之，黃生含淚不言，但云：「中途有病未痊。」劉公亦好言撫慰。至晚劉公親自送入書館，鋪設極其華整。黃生心不在焉，鬱鬱而已。過了數日，黃生恐誤玉娥之期，托言欲往鄰郡訪一故友，暫假出外月餘即返。劉公道：「軍務倥傯，政欲請教，且待少暇，當從尊命。」又過了數日，生再開言，劉公只是不允。生度不可強，又公館守衛嚴密，夜間落鎖，不便出入。一連躊躇了三日夜，更無良策，忽一日問館童道：「此間何處可以散悶？」館童道：「一牆之隔，便是本府後花園中，亭臺樹木，盡可消遣。」

黃生命童子開了書館，引入後園，遊玩了一番，問道：「花園之外，還是何處？」館童道：「牆外便是街坊，周圍有人巡警。日則敲梆，夜則打更。老爺法度，好不嚴哩。」黃生聽在肚裡，暗暗打帳：「除非如此如此。」是夜和衣而臥，寢不成寐，捱到五更，鼓聲已絕，寂無人聲，料此際司更的辛苦了一夜，必然困倦。此時不去，更待何時。近牆有石榴樹一株，黃生攀援而上，聳身一跳，出了書房的粉牆，靜悄悄一個大花園，圍牆上都有荊棘。黃生心生一計，將石塊填腳，先扒開那些棘刺，逾牆而出，並無人知覺。早離了帥府。趁此天色未明，拽開腳步便走。忙忙若喪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有詩為證：

已效鄰生入幕，何當干木踰垣。

豈有牆東窺宋，卻同月下追韓。

次日館中童子早起承值，叫聲：「奇怪。門不開，戶不開，房中不見了黃秀才。」忙去報知劉公。劉公見說，吃了一驚，親到書房看了一遍，一步步看到後園，見棘刺扒動，牆上有缺，想必那沒行止的秀才，從此而去，正不知甚麼急務。當下傳梆升帳，拘巡警員役詢問，皆云不知，劉公責治了一番。

因他說鄰邦訪友，差人於襄鄧各府逐縣挨查緝訪，並無蹤影，嘆息而罷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黃秀才自離帥府，挨門出城，又怕有人追趕，放腳飛跑。逢人問路，晚宿早行，逕望涪州而進。自古道：「無巧不成話。」趕到涪州，剛剛是□月初三日。

且說黃秀才在帥府中擔擱多日，如何還趕上？只因客船重大，且是上水有風則行，無風則止。黃秀才從陸路短盤，風雨無阻，所以趕著了。沿江一路抓尋，只見高檣巨艦，比次湊集，如魚鱗一般。逐隻挨去，並不見韓翁之舟。心中早已著忙，莫非忙中有錯，還是再捱轉去。方欲回步，只見面前半箭之地，江岸有枯柳數株，下面單單泊著一隻船兒。上前仔細觀看，那船上寂無一人，止中艙有一女子，獨倚篷窗，如有所待。那女子非別，正是玉娥，因為有黃生之約，恐眾人耳目之下，相接不便，在父親前，只說愛那柳樹之下泊船，僻靜有趣。韓翁愛女，言無不從。此時黃生一見，其喜非小。

謾說洞房花燭夜，且喜他鄉遇故知。

那玉娥望見黃生，笑容可掬。其船離岸尚遠，黃生便欲跳上，玉娥道：「水勢甚急，須牽纜至近方可。」黃生依言，便舉手去牽那纜兒。也是合當有事，那纜帶在柳樹根上，被風浪所激，已自鬆了。黃生去拿他時，便脫了結。你說巨舟在江濤洶湧之中，何等力氣，黃生又是個書生，不是筋節的，一隻手如何帶得住？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叫得一聲「啊呀」，但見舟逐順流下水，去若飛電，若現若隱，瞬息之間，不知幾里。黃生沿岸叫呼。眾船上都往水神廟祭賽去了，便有來往舟隻，那涪江水勢又與下面不同，離川江不遠，瞿塘三峽，一路下來，如銀河倒瀉一般，各船過此，一個個手忙腳亂，自顧且不暇，何暇顧別人。黃生狂走約有一二□里，到空闊處，不見了那船。又走二□來里，料無覓處。欲待轉去報與韓翁知道，又恐反惹其禍。對著江面，痛哭了一場，想起遠路天涯，孤身無倚，欲再見劉公，又無顏面。況且盤纏缺少，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：「不如投向江流，或者得小娘子魂魄相見，也見我黃損不是負心之人。罷。罷。罷。」

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與風流作話文。

黃秀才方欲投江，只聽得背後一人叫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」

黃生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維揚市上曾遇著請他玉馬墜兒這個老叟。黃生見了那老叟，又羞又苦，淚如雨下。老叟道：「郎君有何痛苦？說與老漢知道，或者可以分憂一二。」

黃生道：「到此地位，不得不說了。」便將初遇玉娥，及相約涪江、纜斷舟行之事，備細述了一遍。老叟呵呵大笑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些須小事，如何便拚得一條性命。」黃生道：「老翁是局外之人，把這事看得小。依小生看來，比天更高，比海更闊，這事大得多哩。」老叟把□指一輪，說道：「老漢頗通數學，方才輪算，尊可命不該絕，郎君還有相會之期。此去前面一里之外，有一茅庵，是我禪兄所居，郎君但往借宿，徐以此事求之，彼必能相濟，老漢不及奉陪。」黃生道：「老翁若不同去，恐禪師未必相信，不肯留宿。」老叟道：「郎君前所惠玉馬墜兒，老漢佩帶在身，我禪兄所常見，但以此為信可也。」說罷，就黃絲縷上解下玉馬墜來，遞與黃生。黃生接得在手，老叟竟自飄然去了。

黃生為心事擾亂，依舊不曾問得姓名，懊悔無及。天色已晚，且自前去。約行一里之外，果然荒野中獨獨有個茅庵，其門半掩。黃生捱身而入，佛堂中一盞琉璃燈，半明不滅。居中放個蒲團，一位高年胡僧與塑的西番羅漢無二，盤膝打坐，雙眸緊閉，如人定之狀。黃生不敢驚動，端跪於前。約有一個時辰，胡僧開眼看見，喝道：「何物俗子，敢來混人。」黃生再拜，奉上玉馬墜，代老叟致意：「今晚求借一宿。」胡僧道：「一宿不難，但塵路茫茫，郎君此行將何底止？」黃生道：「小生黃損正有心願，欲求聖僧指迷。」遂將玉娥涪州之約始終敘述，因叩首問計。胡僧道：「俺出家人，心如死灰，那管人間兒女之事。」黃生拜求不已。胡僧道：「郎君念既至誠，可通神明。但觀郎君，必是仕宦中人品，大丈夫以致身青雲、顯宗揚名為本，此事須於成名之後，從容及之。」黃生又拜道：「小生舉目無親，口食尚然不周，那有功名之念。適問若非老翁相救，已作江中之鬼矣。」胡僧道：「佛座下有白金□兩，聊助郎君路費，且往長安。俟機緣到日，當有以報命耳。」說罷，依先閉目人定去了。黃生身體亦覺困倦，就蒲團之側，曲肱而枕之，猛然睡去。醒將轉來，已是黎明時候，但見破敗荒庵，牆壁俱無，並不見坐禪胡僧的蹤跡。上邊佛像也剝落破碎，不成模樣。佛座下露出白晃晃一錠大銀錠，上鑿有黃損二字。黃生叫聲「慚愧」，方知夜來所遇，真聖僧也，向佛前拜禱了一番，取了這錠銀子，權為路費，逕往長安。正是：

人有逆天之時，天無絕人之路。

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韓翁同舟人賽神回來，不見了船，急忙尋問。別個守船的看見，都說：「斷了纜，被流水滾下去多時了，我們沒本事救得。」韓翁大驚，一路尋將下來，聞岸上人所說，亦是如此。抓尋了兩三日，並無影響，痛哭而回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揚州妓女薛瓊瓊兒叫做薛媼，為女兒瓊瓊以彈箏充選，入宮供奉，已及二載。薛媼自去了這女兒，門戶蕭條，乃買舟欲往長安探女，希求天子恩澤。其舟行至漢水，見有一覆舟自上流而下，回避不迭，碰的一聲，正觸了船頭。那隻船就停止不行了。舟人疑覆舟中必有財物，遂牽近岸邊，用斧劈開，其中有一女子。薛媼聞知，忙教救出，已是奄奄將盡，只有一絲未斷。原來冬天水寒，但是下水便沒了命。只因此女藏在中艙，船底遮蓋，暖氣未泄，所以留得這一息生氣。舟中貨物，已自漂失了，便有存留，舟人都分散去訖。

薛媼為去了女兒瓊瓊，正想沒有個替代，見此女容貌美麗，喜不可言，慌忙將通身濕衣解下，置於絮被之內，自己將肉身假貼。那女子得了暖氣，漸漸蘇醒。然後將薑湯粥食，慢慢扶持，又將好言撫慰。女子漸能言語，索取濕衣中錦囊。

薛媼問其來歷，女子答道：「奴家姓韓，小字玉娥，隨父往蜀。舟至涪州，父親同舟人往賽水神，奴家獨守舟中，偶因纜脫，漂沒到此。」薛媼道：「可曾適人麼？」玉娥道：「與維揚黃損秀才，曾有百年之約。錦囊中藏有花箋小詞，即黃郎所贈也。」

薛媼道：「黃秀才原是我女兒瓊瓊舊交，此人才貌雙全，與小娘子正是一對良緣。小娘子不須憂慮，隨老身同到長安，來年大

比，黃秀才必來應舉，那時待老身尋訪他來，與娘子續秦晉之盟，豈不美乎。」玉娥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便是重生父母。」

自此玉娥，遂拜薛媪為義母。薛媪亦如己女相待。正是：

休言事急且相隨，受恩深處親骨肉。

不一日，行到長安，薛媪賃了小小一所房子，同玉娥住下。其時瓊瓊入宮進御，寵幸無比，曉得假母到來，無繇相會，但遣人不時饋送些東西候問。玉娥又肩戶深藏，終日針指，以助薪水之費。所以薛媪日用寬然有餘。光陰似箭，不覺歲盡春來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爆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。

千門萬戶曠曠日，總把新桃換舊符。

且說除夜，玉娘想著母死父離，情人又無消息，暗暗墜淚。是夜睡去，夢見天門大開，一尊羅漢從空中出現。玉娥拜訴衷情。羅漢將黃紙一書，從空擲下，紙上寫：「維揚黃損佳音」六字。玉娥大喜，方欲開看，忽聞霹靂一聲，驀然驚覺，乃是人家歲朝開門，放火炮聲響。玉娥想了一回，淒然不樂。其日新年，只得強起梳妝。薛媪往鄰家拜年去了。玉娥垂下竹簾，立於門內，眼觀街市上人來人往，心中想道：「今年是大比之期，不知黃郎曾到長安否？若得他此地經過，重逢一面，應著夜來之夢，也不往死裡逃生。」方才轉動念頭，忽見一個胡僧當簾而立，高叫道：「募化有緣男女。」玉娥從簾中仔細一看，那胡僧面貌與夜來夢中所見羅漢無異，不覺悚然起敬。孤身女子，卻又不好招接他，正在躊躇，那胡僧竟自揭簾而入。玉娥倒退幾步，閃在一邊。胡僧直入中庭，盤膝而坐，頂上現出毫光數道，直透天門。玉娥大驚，跪拜無數，稟道：「弟子墮落火坑，有夙緣未了，望羅漢指示迷津，救拔苦海。」胡僧道：「汝誠念皈依，但尚有塵劫未脫。老僧贈汝一物，可密藏於身畔，勿許一人知道，他日夫婦重逢，自有靈驗。」當下取出一件寶貝，贈與玉娥，乃是玉馬墜兒。玉娥收訖，即見一道金光，沖天而起，胡僧忽然不見。玉娥知是聖僧顯化，望空拜謝，將玉馬墜牢繫襟帶之上，薛媪回來，並不題起。

滿懷心事無人訴，一炷心香禮聖僧。

再說黃損秀才得胡僧助了盤纏，一徑往長安應試。然雖如此，心上只掛著玉娥，也不去溫習經史，也不去靜養精神，終日串街走巷，尋覓聖僧，庶幾一遇。早出晚回，終日悶悶而已。試期已到，黃生只得隨例入場，舉筆一揮，絕不思索。

他也只當應個故事，那有心情去推敲磨練。誰知那偏是應故事的文字容易入眼。正是：

不願文章中天下，只願文章中試官。

金榜開時，高高掛一個黃損名字，除授部郎之職。其時呂用之專權亂政，引用無籍小人，左道惑眾，中外嫉之如仇。然怕他權勢，不敢則聲。黃損獨條陳他前後奸惡，事事有據。天子聽信，敕呂用之免官就第。黃生少年高第，又上了這個疏，做了天下第一件快心之事，那一個不欽服他。真個名傾朝野。長安貴戚，聞黃生尚未娶妻，多央媒說合，求他為婿。

黃生心念玉娥，有盟言在前，只是推托不允。那時薛媪也風聞得黃損登第，欲待去訪他，倒是玉娥教他：「且慢。貴易交，富易妻，人情平，未知黃郎真心何如？」這也是他把細處。

話分明頭，且說呂用之閑居私第，終日講爐鼎之事，差人四下緝訪名姝美色，以為婢妾。有人誇薛媪的養女，名曰玉娥，天下絕色，只是不肯輕易見人。呂用之道：「只怕求而沒有，那怕有而難求。」當下差幹僕數人，以五百金為聘，也不通名道姓，竟撒向薛媪家中，直入臥房搶出玉娥，不由分說，擡上花花暖轎，望呂府飛奔而去。嚇得薛媪軟做一團，急忙裡想不出的道理。

後來曉得呂府中要人，聲也不敢則了；欲待投訴黃損，恐無益於事，反討他抱怨。只得忍氣吞聲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玉娥到了府中，呂用之親自捲簾，看見姿容絕世，喜不自勝，即命丫鬟養娘扶至香房，又取出錦衣數箱，奇樣首飾，教他裝扮。玉娥只是啼哭，將首飾擲之於地，一件衣服也不肯穿。丫鬟養娘回覆呂相公。呂相公只教：「莫難為了他。好言相勸。」眾人領命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只是勸他順從。玉娥全然不理。正是：

萬事可將權勢使，寸心不為綺羅移。

姻緣自古皆前定，堪笑狂夫妄用機。

卻說呂家門生故吏，聞得相公納了新寵，都來拜賀，免不得做慶賀筵席。飲至初更，只見後槽馬夫喘吁吁上堂稟事：「適間有白馬一匹，約長丈餘，不知哪裡來的，突入後槽，嚙傷群馬；小人持棍趕他，那馬直入內宅去了。」呂用之大驚道：「那有此事？」即命幹僕明火執杖，同著馬夫於各房搜檢。馬屁也不聞得一個，都來回話。呂相公心知不祥之事，不肯信以為然，只怪馬夫妄言，不老實，打四口棍，革去不用。眾客咸不歡而散。呂用之乘著酒興，逕入新房，玉娥兀自哭哭啼啼。呂用之一般也會幫襯，說道：「我富貴無比，你若順從，明日就立你為夫人，一生受用不盡。」玉娥道：「奴家雖是女流，亦知廉恥，曾許配良人，一女不更二夫；況相公珠翠成群，豈少奴家一人？願賜矜憐，以全名節。」呂用之哪裡肯聽，用起拔山之力，抱向床頭按住，親解其衣。玉娥雙手拒之，氣力不加，口中罵聲不絕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忽有白馬一匹，約長丈餘，從床中奔出，向呂用之亂撲亂咬。呂用之著忙，只得放手，喝教侍婢上前。

那白馬在房中亂舞，逢著便咬，咬得侍婢損傷九傷。呂用之驚惶逃竄。比及呂用之出了房門，那白馬也不見了。呂用之明明曉得是個妖孽，暗地差人四下訪求高人禳解。次日有胡僧到門，自言：「善能望氣、預知凶吉。今見府上妖氣深重，特來禳解。」門上通報了用之，即日請進，甚相敬禮。胡僧道：「府上妖氣深重，主有非常之禍。」呂用之道：「妖氣在於何處？」

胡僧道：「似在房闌之內，待老僧細查。」

呂用之親自引了胡僧，各房觀看，行至玉娥房頭，胡僧大驚道：「妖氣在此。不知此房中是相公何人？」呂用之道：「新納小妾，尚未成婚。」胡僧道：「恭喜相公，洪福齊天，得遇老僧，若成親之後，相公必遭其禍矣。此女乃上帝玉馬之精，來人間行禍者。今已到相公府中，若不早些發脫，禍必不免。」呂用之被他說著玉馬之事，連呼為神人，請問如何發脫。胡僧道：「將此女速贈他人，使他人代受其禍，相公便沒事了。」呂用之雖然愛那女色，性命為重，說得活靈活現，怎的怕？又問了：「贈與誰人方好？」胡僧道：「只揀相公心上第一個不快的，將此女贈之。一月之內，此人必遭其禍，相公可高枕無憂也。」

呂用之被黃損一本劾奏罷官，心中最恨的。那時便定了個主意，即忙作禮道：「領教，領教。」吩咐幹僕備齋相款，多取金帛厚贈。胡僧道：「相公天下福人，老僧特來相救，豈敢受賜。」連齋也不吃，拂衣而去。

分明一席無稽話，卻認非常禳禳功。

呂用之當時差人喚取薛媪到府說話，薛媪不敢不來。呂用之便道：「你女兒年幼，不知禮數，我府中不好收用。聞得新進士黃損尚無妻室，此人與我有言，我欲將此女送他，解釋其恨，須得你親自送去，善言道達，必得他收納方好。」薛媪叩首道：「相公鈞旨，敢不遵依。」呂用之又道：「房中衣飾箱籠，盡作嫁資，你可自去收拾，竟自擡去，連你女兒也不消相見了。」薛媪聞言，正中其懷。中堂自有人引進香房。玉娥見薛媪到來，認是呂用之著他來勸解，心頭突突的跳。薛媪向女兒耳邊低說道：「你如今好了，相公不用，著我另送與一個知趣的人。」玉娥道：「奴家所以貪生忍恥，跟隨到此，只望黃郎一會，若轉贈他人，與陷身此地何異？奴家寧死，不願為逐浪之萍，隨風之絮也。」薛媪道：「方才說知趣的人兒，正是黃郎。房中衣飾箱籠，盡數相贈。快些出門，防他有翻悔之事。」玉娥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當下母子二人，忙忙的收拾停當。囑付丫鬟養娘，寄謝相公，喚下腳力，一道煙去了。

鰲魚脫卻金鈎去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卻說黃損閑坐衙齋，忽見門外來報：「有維揚薛媽媽求見。」黃生忙教請進。薛媪一見了黃生，連稱：「賀喜。」黃生道：

「下官何喜可賀？」薛媼道：「老身到長安，已半年有餘，平時不敢來冒瀆，今日特奉一貴官之命，送一位小娘子到府成親。」黃生問道：「貴官是那個？」薛媼道：「是新罷職的呂相公。」黃生大怒道：「這個奸雄，敢以美人局戲我。若不看你舊時情分，就把你叱吒一場。」薛媼道：「官人休惱。那美人非別，卻是老身的女兒，與官人有瓜葛的。」黃生聞言，就把怒容放下了五分，從容問道：「今愛瓊瓊，久已入宮供奉，以下更有誰人？與下官有何瓜葛？」薛媼道：「是老身新認的小女，姓韓名玉娥。」黃生大驚道：「你在哪裡相會來？」薛媼便把漢江撈救之事，說了一遍：「近日被呂相公用強奪去，女兒抵死不從。不知何故，吩咐老身送與官人，權為修好之意。」

黃生搖首道：「既被呂用之這廝奪去，必然玷污，豈有白白發出之理，又如何偏送與下官？」薛媼道：「只問我女兒便知。」

黃生道：「莫非不是那維揚韓玉娥麼？」薛媼道：「見有官人所贈花箋小詞為證。」遂出諸袖中，還是被水浸濕過的，都纏了。黃生見之，提起昔日涪江光景，不覺慘然淚下，即刻命肩輿人從，同薛媼迎接玉娥到衙相會。兩下抱頭大哭。哭罷，各敘衷腸。玉娥舉玉馬墜，對生說道：「妾若非此物，必為呂賊所污，當以頸血濺其衣，不復得見君面矣。」黃生見墜，大驚道：「此玉馬墜，原是吾家世寶，去年涪州獻與胡僧，芳卿何以得之？」玉娥道：「妾除夜曾得一夢，次日歲朝遇一胡僧，宛如夢中所見，將此墜贈我，囑付我夫妻相會，都在這個墜上。妾謹藏於身。那夜呂賊用強相犯，忽有白馬從床頭奔出，欲嚙呂賊。呂賊驚惶逃去。後聞得也有個胡僧，對呂賊說：『白馬為妖，不利主人。』所以將妾贈君，欲貽禍於君耳。」黃生道：「如此說，你我夫妻重會，皆胡僧之力。胡僧真神人，玉馬墜真神物也。今日禮當謝之。」遂命設下香案，供養玉馬墜於上，擺列酒脯之儀，夫妻雙雙下拜。薛媼亦從旁叩頭。忽見一白馬約長丈餘，從香案上躍出，騰空而起。眾人急出戶看之，見雲端裡面站著一人，鬚眉可辨。那人是誰？

維揚市上初相識，再向涪江渡口逢。

今日雲端來顯相，方知玉馬主人翁。

那人便是起首說，維揚市上相遇，請那玉馬墜的老翁。老翁跨上白馬，須臾煙雲繚繞，不知所往。黃生想起江頭活命之恩，望空再拜。看案上，玉馬墜已不見矣。是夜黃損與玉娥遂為夫婦。薛媼養老送終。黃損又差人將書往蜀中訪問韓翁，迎來奉養。歲時必設老叟及胡僧神位，焚香禮拜。後黃損官至御史中丞，玉娥生三子，並列仕途，夫婦百年偕老。有詩讚云：

一曲箏聲江上聽，知音遂締百年盟。

死生離合皆前定，不是姻緣莫強爭。